

LETTRES
PHILOSOPHI-
QUES

VOLTAIRE

哲学通信

[法]伏尔泰著 高达观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XIFANG XUESHU YICONG

哲学通信

[法]伏尔泰著 高达观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VOLTAIRE
LETTRES PHILOSOPHIQUES
AVEC LE TEXTE COMPLET DES REMARQUES
SUR LES PENSÉES DE PASCAL
PAR
RAYMOND NAVES

本书根据巴黎 ÉDITIONS GARNIER FRÈRES 版本译出

封面装帧 孙宝堂 邹纪华

· 西方学术译丛 ·

哲学通信

[法] 伏尔泰 著

高达观 徐仲年 王燕生 洪洁求 合译

宋紫裳 徐之海 蓝鸿春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42,000

1961年1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6次印刷

印数 20,501—45,500

书号 2074·232 定价 2.45元

西方学术译丛

出版絮语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社曾经翻译出版了近百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现在来看，其中一部分属于西方学术名著，反映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未失去它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决定从中选择一部分进行重印，编辑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奉献给广大读者。当然，这套书并不以此为限，我们还将继续移译国内尚未介绍过的西方重要学术著作，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构成一个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系列。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世界，在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出现学说纷呈、多维拓展和此消彼长的局面，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态势更引人注目，其中也不乏学术宏著巨篇。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将把它的翻译视点主要放在二十世纪。颇具真知灼见的著作，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各科的有益学说，都将成为我们选择和译介的对象。

编辑出版这套译丛，我们存有一个素朴的愿望：既为了扩大

读者的学术眼界,也为了促成国内学术界的创造。应该承认,西方学术著作,甚至是那些巨制,基本上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一样,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所以,当我们着手编辑《西方学术译丛》时,却在翘首盼望我国学术界结出累累硕果的季节的到来。

组织出版一套学术翻译丛书,是一项要求高、费力大的工程。尽管有人把当今世界看作“地球村”,但是生活在地球这一端的我们,要全面了解另一端世界的学术状况,依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为此,我们祈求海内外行家为这套丛书通信息、出主意、提建议,当然也欢迎给以批评与匡正。

一九八六年八月

原出版者序

伏尔泰在上流社会中的烜赫一时和在朝廷中的飞黄腾达都因为德·罗昂事件^①而在1726年突然被断送了。巴士底监狱，流亡，英国的热情接待（他在和波令布鲁克的亲密交往中，早已熟悉英国的情况），英语的学习，对哲学家（洛克，托兰德^②……等人）、诗人（波伯）、小说家（柏特莱^③、斯惠夫脱^④）作品的阅读，对剧作家（莎士比亚、德莱登……等人）作品的浏览和对这些作品演出的欣赏，对英国政治的初步认识，对各种宗教派别的约略考察，到处参观并受到种种招待，这一切再加上他敏睿地、深入地了解英国人对自己国家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一些意见，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从1726年到1730年酝酿

① 伏尔泰曾在剧院中用傲慢的语气回答了贵族德·罗昂的话，德·罗昂怀恨在心，派僕人們当众杖責伏尔泰（1725年）。后来，伏尔泰又被送到巴士底监狱监禁了一个月。1726年8月，被放逐到英国。——譯者

② 托兰德·约翰（1670—1722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起初从自然神論的观点批判宗教，后来轉到了无神論的立場。——譯者

③ 柏特莱（1612—1680年），英国著名的作家，作品中諷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的清教主义和中世紀的經院哲学。——譯者

④ 斯惠夫脱（1667—1745年），英国著名的进步的諷刺作家。主要著作有“格里佛游記”等。——譯者

和写作出来的，他回到法国以后才最后定稿。到了1734年，“哲学通信”才有法文版问世（英文版已在1733年出版）。我们知道这本书的遭遇：虽然高等法院的法官执行了1734年6月10日最高法院的判决，这本书就被撕毁并烧掉了（判决书严斥这本书鼓吹信仰自由，对于宗教和社会秩序会引起极大的危害），但它还是多次秘密出版，并从1742年起，被收入伏尔泰的全集。这些信获得很大的成功，而且可以永垂不朽；就是在今天，这本书还是为人所最喜爱的和影响最大的伏尔泰许多著作之一，我不知道这些信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否由于作者显然年轻，还是由于他已开始成熟：这是一位三十五岁成年人的作品，他初次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从而使这部“哲学”纲领具有乐观主义和丰富多采的特点。它的价值与其说是表现在内容方面（对于我们说来大部分是历史性的），还不如说表现在一个聪明人的语调和有启发性的知心话上面。

* * *

当我再次阅读这些通信的时候，最引起我注意的，倒不是它们的大胆，虽然这是很明显的；恰巧相反，而是它们能掌握分寸，并能保持一种平衡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从来不粗暴地或毫无轻重地作出肯定。也许人们不大注意到伏尔泰对于不偏不倚的重视，说得更恰当一点，就是他对于辨别“优缺点”的重视，例如他认为：公会会信徒是有德行的，富于理智的，但有些可笑；英国圣公会信徒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教权主义，但他们还有些道德品质；英国议会在世界上树立了政治自由与和平主义的典范，但有时免不了度量狭窄；英国的悲剧没有丝毫的高尚趣味，但它的情节起伏和创造精神却刺激了日渐消沉的法国戏剧界；即使是牛

巩固的,而且他享受最可靠的财富而丝毫不夸张”。以上,毫无疑问,是伏尔泰思想的主要泉源,这种思想必然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不受欺騙,不受江湖术士的欺騙,不受辞令的欺騙,不受自己的欺騙。例如引力的原理,它說明了一直到那时还知道得不够清楚的宇宙现象;它反映了科学上一种毋庸争辩的进步;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引力”这个词就充分地解释了自然界的机制。引力是一个原因,我们常常可以证明它的结果,这并非是一说就足以使我们深刻了解造物主的秘密的那种神秘的属性。真正的科学家是要及时地在漫长的链条上寻出几个重要的环节来,但是他必须很好地注意到不要把这种相对的知识 and 宇宙间绝对的智慧混淆起来,因为那种绝对的智慧是人类没有力量去获得的。

因此,伏尔泰的哲学是建立在人类知识的一种明显的相对论上的,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一自古相传的重要观点上看出伏尔泰的哲学和蒙且涅^①的哲学(或者和帕斯卡的哲学,帕斯卡对于这一论证是完全采取蒙且涅的意见的)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不同之点表现在这种相对论的实际结果上;“英国通信”的特色就建立在这种实际的结果上;也就是由于实际的结果,“帕斯卡思想的批评”与“英国通信”是有密切联系的,前者有效地说明了后者。

蒙且涅和帕斯卡都是孤独成性的人,他们在孤独之中考虑着人,反复沉思人的命运。如果说他们中间的一个安于反复沉思

^① 蒙且涅,米舍尔·德(1533—1593年),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进步哲学家。他在著名著作“經驗論”(1580年)中怀疑宗教的教条。——譯者

后的无知，那末另一个則向默默的启示要求彻底的解釋。他們兩人对于社会的看法很稀奇地获得一致：他們两人全都看不起社会，不相信社会是可以改善的，而是認為社会的那些不合理的缺点是我們天性中的必然現象。在这个人的怀疑論中和那个人的信仰中同样存在着一种保守的貴族主义，这种主义不关心人与人之間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好的，或是庸俗的。这位哲人由于个人的人道主义修养而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忘掉了；那位宗教信徒在期待上帝的主宰时也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忘掉了。

相反，伏尔泰在相对論中則寻求一种行动的原則，一种社会組織的規律。对于我們的局限性的認識，在他看来首先是智力健全的最好保障。人是一种有限的生物，他的理解力的可能性和征服事物的可能性都是有限的。如果人确信这种說法，他便會給他的思想和行动划定相当正确的范围，从而和諧地实现他的命运。捉摸不定和变化多端的宗教教义就这样地在实际上終于达到自然神論或信仰自由。好好地理解我們的各种需要，利用合情合理的可能达到的幸福，就使我們肯定各种真正的“世間价值”：劳动、閑暇、繁荣。最后，这种实在主义哲学的因素，这种社会形式的新伊壁鳩魯主义的希望（而且也可以說是信念），对还处在麻痺状态的人类來說，是一点逐步发展的光明，也就是一种代表人类所能要求的高級意識和高度精煉的世界主义“文人共和国”的巩固。这些就是“英国通信”的主题。

从这最初七封信中所表达的自然神論，乃是对特殊宗教中好勇斗狠的信徒們的“狂热”和狂信的反抗。在伏尔泰所仔細考察过的英国不同的宗教派別里，对有一些派別，如公誼会和苏西尼主义，他是以同情的态度研究的；对另一些派別，如英国的圣

公会和长老会，他就或多或少地加以批評或批判了；只有公誼会和苏西尼主义后来还使他感到兴趣。原因是长老会和英国圣公会互相間都有象伏尔泰所指出的加尔文主义者和天主教信徒的同样錯誤，如学院式的迷信，或教权主义和世俗的野心等；当他們交手的时候，伏尔泰把他們比作虎与熊斗。相反，公誼会信徒却吸引了他；他对于这派信徒确是有一点偏爱的。后来，他在一种情感激动的情况下說道：“我爱公誼会信徒……”。但是这些怪人們很容易使他扫兴，例如他們那种含有挑撥性的简单粗率的习惯，他們在公开場合的表现和装作癡癡的动作，以及他們的反对演戏！但是有一种主要的品质使他們在他眼里又恢复荣誉，这就是他們的宗教完全是精神的。他們認為，基督的洗礼真正是“精神的洗礼，灵魂的洗礼”。由于这种哲学的純洁，使他們爱道德更甚于爱神学。他們能够想象出一种哲人的社会来，例如那个饒有詩境的宾夕法尼亚，在那里“差不多全体人民都只爱着上帝和人类”。

至于說到苏西尼主义者，伏尔泰對他們的描繪，凭着直接观察似乎比凭着热忱的想象要少得多。在英国，无疑还可能遺留下若干看到过苏西尼主义者异端的人；但是伏尔泰自己也承認这些人并没有形成一个流派的团体。为什么从那时起就把苏西尼主义者称做朴素的自然神論者呢？而在这类自然神論者看来，基督教本来完全是沒有启示的教义的。这就是因为伏尔泰要把他的自然神論联系到一种傳統：比苏西尼主义更进一步出現的是反对圣三位一体的一切异端，以及在最初时期，就是亚利玉斯主义和圣亚他納修的有力对头。“亚利玉斯宗派，在出了三百年风头之后又被人們遺忘了十二个世紀，最后終於死灰复燃起

輿論或信仰去操縱人类社会；这种人类社会只需要一种物質的平衡，而在作过需要和資源的客观研究之后，社会就能在健全的管理中获得这种平衡。要是学說和教义干涉的話，馬上就会产生人与人之間的不协调、爭吵和內战；一旦观念发生作用，人們就会丢开实际而去捕风捉影了。所以特別需要从宗教中把所有的政治权力排除出去；英国圣公会信徒也象天主教徒一样，想要拥有这种政权，結果，反而发生了最坏的事变。社会和平首先應該是非圣职人員的信徒的。

如此說来，伏尔泰象是在需要推荐的政治理想上有所徘徊了(第八——第十封信)，而人們如果停留在他的某些細枝末节的論点上，也就会时常弄錯。正因为常常是这样，当我们想要看清楚他的分析的思想时，我們必須对照各种不同的原文，把它們按照它們的范围和产生它們的情况来分类。我們便会看出他有一种常备的而区别細致的評价尺度，在这个尺度中，每种判断都有恰当的位置。他觉得专制的和极权的制度比較封建制度更好，因为在这种制度下經濟統一的秩序和情况能够得到保障，而且教权主义还可受到政权的控制；但是这种制度的缺点是专断，时常为了虛荣而牺牲繁荣。在这一制度上，建立起市民和商人的共和国，其中的公民特別期望自己对国家有所贡献：他們的自由而健康的活动景象是一位哲学家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好事物之一^①。这就是一种可貴的政治評价尺度，而且它还有能适应历史进化本身的好处。此外，还有一种道德和理智的評价尺度来

^① 請看第十封信“談商业”，和注解 84，在这一段注解里有一段“风俗論”的原文：伏尔泰在其中贊揚荷兰是一个具有幸福生活的、舒适而和平的国家。

——原注

較大胆和比較自由的精神的明証，也說明了为什么伏尔泰在二十四封正式的英国通信上又加上“对帕斯卡的批評”：所有这些，細节可能是多种多样，用意却是相同，就是讓人們有自信心，給他們指出在失望、彼此不睦、或是向絕對的神秘和滿心虛榮的專斷讓步之前，他們在他們能力範圍之內，还有一些好事可做：把他們的生活組織得舒舒服服，互相了解互相原諒，与其追求一种不可及的真理，宁可追求一种美，或是更确切一点說，追求一种趣味，由于这种趣味，人类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微妙和良知的頂峰。

有两封信：第二十封“談研究文学的老爺們”和第二十三封“談人們对于文人应有的尊敬”，乍一看可能認為是离开了主题。这两封信的出現，这里要說明一下。英国人在家里把波伯的肖像悬挂在首相的肖像的旁边，給牛頓送殯就象給亲王送殯一样，把偉人的陵墓象国王的陵墓一样安置在西敏寺內。他們对于他們的作家和科学家的尊敬，是有助于智慧的发展的。在英国，王公貴族都不以写作为耻，他們为自己統治下的国人效力或取悅于他們的国人；至于职业作家，他們有时也担任国家最高的职务。貴族、政治和文学的这种混合，特別吸引了伏尔泰，他以为这是自由与和平的一个重要条件。他并且还觉得这里边有一种独特的民主气氛，这在他的祖国是相当稀罕的，所以值得提起“在倫敦約有八百人有权公开講話維護民族利益。約有五六千人热望着也輪到他們享有这种榮譽。其余的人們都以这些人的裁判者自居；而每人都可以用書面发表他对于国家事务的意見；所以全国人民都必須学习。”

这种开明的民主，这种由自由主义的、有理智的貴族階級所

位的头衔、集合名詞、习用抽象名詞上面，后来我們就平写了；我觉得保留这种傳統是无害的，它不致使文字变得真正古老，却在无形中带来了古代体制一定的典雅风韵。

从居斯达夫·郎松在一直延續到1784年(开勒版)的一切版本中所摘录的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原文当中，我选择了那些最富于表现力、能使讀者窺見伏尔泰思想发展的原文，特別显著的是在1750年以后；但是除去少数例外，我只保留了直到开勒版为止的原文，实际上也就是經伯休版直到莫郎版以前的原文。我通常把这个最后的版本称为“哲学通信”的通行本。但是作品一旦用这部份最低限度的材料发表，我想讀者由于好奇心驅使，可能要求其他的資料。原文的分歧不只限于它的不同版本，特別是象伏尔泰这样一位作家，他屡次在同一个箭筒里取箭^①，必須从一部著作到另一部著作比較他的思想的各种形式。拉·布律耶有一个意見在这里倒是最有益的：为了不持偏見也不輕率地認識一位作者，首先必須注意“使作者本人的意見一致”。所以我們在注解里边可以找到关于在“英国通信”里所討論的各种不同問題的最有参考价值的对照材料^②；这些原文，写作时期不同，是从伏尔泰著作中几部主要作品“路易十四的时代”、“风俗論”、“哲学辞典”、“关于百科全书的問題”和若干其它次要資料中摘录出来的^③。

① 箭是指諷刺文章，此句指就一个主题作出許多文章。——譯者

② 参看注解 35, 43, 46, 56, 65, 79, 84, 88, 98, 101, 105, 114, 118, 121, 126, 136, 142, 159, 163, 172, 200。——原注

③ 为了同样的理由，我在从1734到1742年間出版的关于帕斯卡的“批評”上又补充了1776年发表的“最后的批評”，这些批評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材料，比一切闡述更能指出一种經常是坚决而明晰的思想的連貫性来。——原注